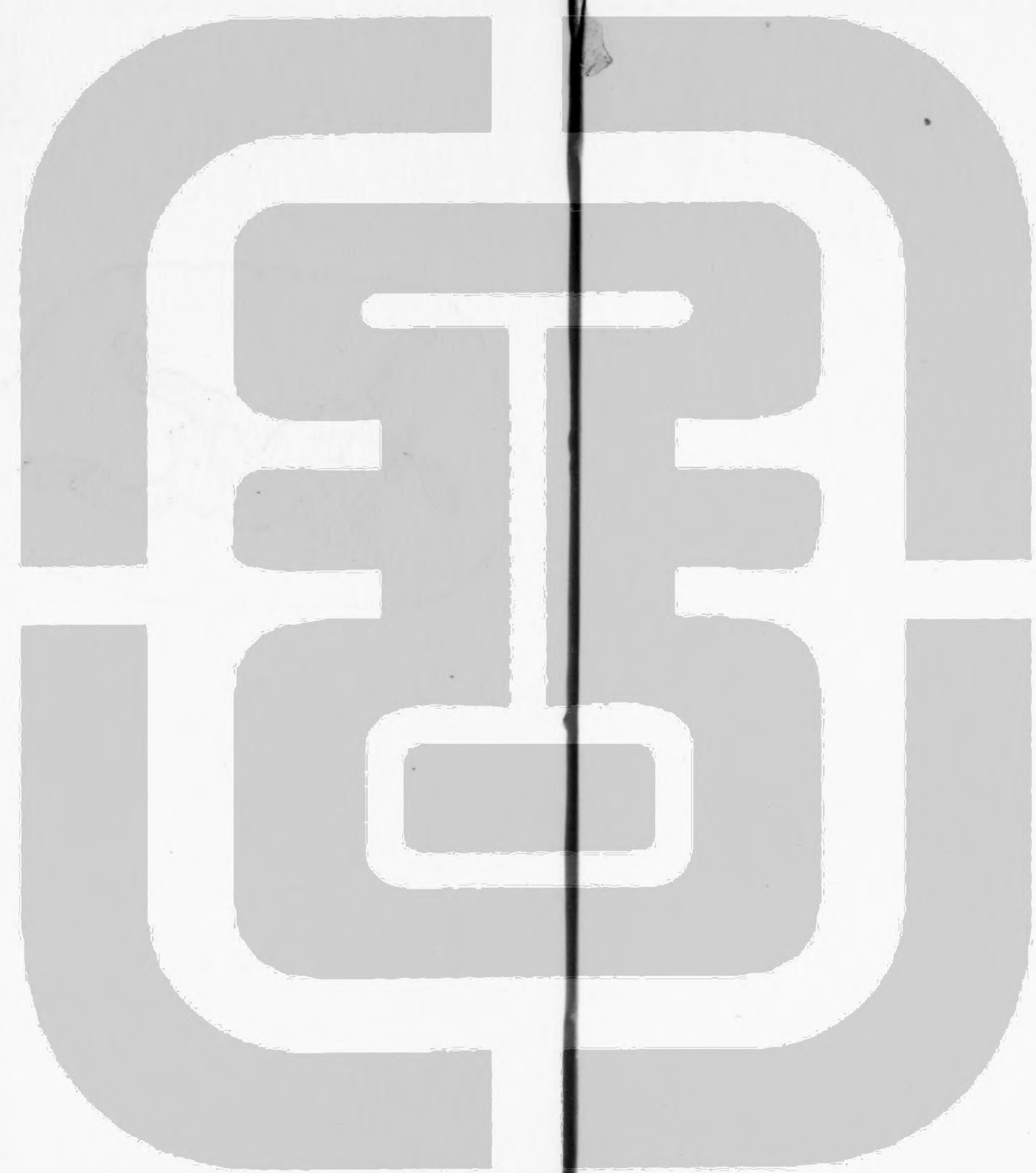




于文定公全集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目錄

遊魯城記

遊泗上水泉記

遊嶧山記

遊雲翠山泉記

登泰山記

遊靈巖記

重修泰山三陽觀記

重修香山寺記



重修石佛寺記

雲翠山天柱觀記

銅城新建福果禪林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莘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遊魯城記

余少為諸生嘗東遊闕里溯洙泗之流而未窮其勝歷歲滋久記亦不甚詳也萬曆己卯從講幃請告歸臥穀城再涉濟水信宿方山陟華不注絕頂閑則棲雲翠山房從羽人偃息濟北山

紫城山館文集卷之二十六
川大略不出芒屨而闕里在吾郡封內及其東
南鄒嶧沂泗山水奇絕顧憚數舍不一至心數
數念之如負會侍御孟君嗣孔亦居里中相與
決策偕往因呼二客爲侶召廬山公之胤使當
車焉以辛巳四月五日出邑東門孟君冠雲山
巾衣都布單衣子角巾白氊以從二客服如余
兩童子負劍其 負琴皆乘一蒼頭負琴走二
人執鞭以驅驢背風冷冷如憑空虛山間小徑
不逢人跡鳥聲間關遞相迎送回視大遠

諸峰合沓蔽虧左右揖讓步異武殊東數十里
至蘆山之陽帝陶唐之陵在焉因山爲墳不甚
高大殿屋摧頽甃甃剝落古松數枝夾階而立
相與顧嘆去之山下求蘆泉觀之泉清冷黝碧
多生薦草高柳數行有牛蹄竅百臥高柳下溪
上二白鳥方東向立孟君取柳盃挹泉水飲余
亦自飲也又東數里過白佛山山卽古無鹽之
墟其下石嶼長畝如羊數百鞭而過河日暮宿
田家舍出坐石上田夫數人荷鋤來歸箕踞相

叅指畫道語異孟君冠服問客奚自笑而不答
明日飯於鄆城鄆城者鄆國之墟漢之東平都
也又東數十里憇蛇丘而過之風伯掃除衣袂
飄飄孟君挽強射生二客決拾在有鳥之際竟
不獲一又東數十里入曲阜境再宿田舍厥明
至魯主於任子陽氏子陽衍聖家令余里人也
任君舍人導入孔林在曲阜城北周回可十餘
里松栢楸梧之類以數十種其高叅天大皆合
抱入門折而右行可數十步過洙水橋又折而

北肅拜祠下階前翁仲華表苔鮮斑剝而規制
甚古蓋數百年石也過祠又折而西乃至陵下
再拜休於端木之廬孟君取琴鼓龜山之操客
調猗蘭之曲和之余學操縵一鳴絃焉去而過
楷木下其大數圍枯而不腐瓜之縵然若塗著
拊皇覽記孔子冢坐中樹皆弟子各持其方樹
來種魯人無能名者惟楷相傳爲子貢植也出
登觀闕任氏以酒勞余爲之一酌蓋林之南端
卽故魯北門城方數十里雉堞之墟隱隱可數

東南鳧繹諸峰出沒皆際沂泗二水南北交流如拖雙練古之建國大啟爾宇於乎遠哉禽父或曰共王城也日晡入謁聖廟由左門入展禮階下仰視玉碓形墀金堂寶閣埒帝者之居階左有檜高二丈而無枝其理螺旋記蓋曰夫子植也殿之上下至於門闕碑石自漢魏至今無慮數百不可勝覽攝齊陞堂周遊廊序乃出登奎文閣奎文閣者卽所謂藏書樓也制甚環麗闌檻軒敞松杉千章蔽其前後不能一矚下

過東堂卽魯共王所欲壞宅矣令尹孔君設具堂下數酌而出行數百武至復聖公廟廟如孔庭之制其殺以楹而松木蔥蒨若或過之博士顏君設具於家大酌逮夜燭三見跋醉出城門曉雞喔喔矣日曉未交東方已作孔顏二君皆來就勞導遊文憲王廟廟據大陵居魯城中央蓋太廟之墟也主人請登伯禽之臺陞大庭之庫息於尼山以且遊泗上覆盃長揖敬謝主人而去又東數里至曲阜故城帝少皞之陵在焉

陵如覆釜甃以磚石有壇一成其上不屋古樹
數行枝幹半枯陵前百武有石龜二相向高可
三丈碑臥地下厚亦數尺而長二丈蓋宋祥符
中所修景靈宮遺址非爲陵設也制亦侈矣于
子曰太史公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低回
留之不能去蓋所謂木水本原之思高山仰止
奚足以云堯葬城陽不在東平界內意武王克
商封堯之後於鑄鑄卽濟北蛇丘其去今陵不
遠疑陶唐氏之裔葬焉郊子朝魯述建官說甚

具魯去郊僅三百里則少昊之裔近其故都與
今制每三歲遣祠官奉璧祀少昊陶唐氏也

遊泗上泉林記

萬曆辛巳四月予從孟嗣孔柱史東謁闕里展
禮旣竣乃遊泗上出曲阜故城百武杜憲伯從
殷從東方來車徒甚都適與客遇客從驢背上
厲聲呼下車問主人避客狀從殷大笑君卽幸
而過泗上不呼主人安能飛度客第行矣余等
東行憇於少昊之陵杜君從西返過謂余等吾

且先驅爲客治十日具客毋庸辭薄暮至泗水
投袂而入杜君舍也蓋是日杜君爲客馳百二
十里未敢嘗食而予與杜君別且十年相見道
故舊爲歡若夢寐孟君憊甚猶能鼓一再行而
寢厥明同如泉林杜氏二從長君太學季君茂
才同行杜君亦舍車跨驢踉蹌欠伸狀如飛鳥
且相顧笑出城十里觴於鮑莊之泉泉出石間
數泓滙山麓下曲折北流得磐石數十武平如
馳道水漫其上可羅胡牀八九置几而飲水聲

聒聒出於牀下固一奇也又東數里觴於石竇
之泉其狀上下一坎坎石墻立橫銜一竇水噴
其中雪濤如激如出車轂下與石鬪匆有拆峽
孟君懸纒而下取蠡承竇中水一漱而出又東
數里觴於趙莊之泉其伏平地爲一石池深廣
丈許泉出其中泓渟無聲厥色紺碧流爲石渠
曲折宛轉可數十武濫觴而飲援琴鼓之鱸魚
長尺有只凝然出聽土人曰泉故無魚異之此
其去泗水二十里日已下春三酌而抵長君別

業宿焉蓋泗水之東至於陪尾泉之籍都水者以數十計其上皆有高柳數行參差縈繞不可徧觀亦不能記也厥明東行期至陪尾道旁諸泉不及矚目日中息嘉樹之陰又東數十里過卞子之城乃卞明氏之故國莊子邑焉城東有橋過橋而東沂水三里則泉林也泉出陪尾山下其中爲寺山之左右衆泉夾寺環之一匝泉名二十有五厥數倍之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泉出石洞門高二尺許瀆瀑沸騰如

決渠堰滙而爲池傾溶滉漾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負巖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突起平地如灤水之源而小會而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頽丹縹碧五色絕熾與水鬪奇日光射之如繪如織泉多刻石予度其一梁之解衣寢其上水聲淙淙歛如轉輪泠如鳴球懸如匹練人影下窺如入玉壺若有若無木葉蕭森天光沉浮急呼大白嘯歌沉冥不知有人間世矣起而過寺之左泉

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
注縱橫交互綺錯脉分林麓黝靄大木千章非
楸非梧輪困離奇擁腫枝骹如芝如茵如鳥雀
巢效奇呈巧務爲相勝而其支幹下垂徃徃如
虬龍盤踞其根上搏又若相噬或橫架溪上以
通往來曰浮槎渡或出而臨水房蹲鼎跣上坐
數人水流其下曰蟠木磯予與杜君坐蟠木上
二仲與客坐浮槎或臥命僕從上流放杯折枝
鉤之夕陽滿川藉以砂石映爲紅流與霞相混

而杜君方從一客校射林中呼之不至已而罷
酒佛子導余蹙躡行蔓草中徧走諸泉如紫英
白石蓮花鳴玉琵琶五星之類皆爲譬其名義
至不可記而寺則頽矣主人肅入使館飯而命
榻予不能舍泉出臥度石之上水聲淙淙月光
在波如流華燈煜燁不定返而就寢明旦再酌
泉上命僕取文石懷之泝遊而出洲渚合沓出
於林中矩旋規曲將窮復有林盡天開回首茫
然如出桃花源也過下橋西三十里觴於杜由

之泉泉卽長君別業大木四本可蔽牛馬杜君酌而屬客此吾家泉請供卮酒又西二十里觴於珍珠之泉泉大盈畝其深沒槍汎漚自中出於水上狀如吐珠至是醉矣日暮過泗城南宿于季君別業于子曰予讀水經脉水所從來蓋出雷澤云澤方數十里春夏水拍空秋冬則涸其涸也如雷鳴一夕而竭水溢陪尾山下爲泗諸泉常有澤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國家都冀泗上諸泉北接汶洸南接河淮通漕數百里厥

功茂焉故設都水使者主之然其祗不列於瀆故無秩祀環堵之宇夷於丘臻斯河臣所宜講也

遊嶧山記

予旣與杜氏諸仲遊泗上其明日敬謝主人往登鄒嶧主人請從以四月十一日出泗南十里過盧城之山山有異石大如榆莢其角六出中爲旋窩如出一模蓋殊巧也又南數十里入鄒縣界西望嶧山青蓮秀出上插天倪其後六峰

魚貫從之如追如走如恐或後蓋泰山之南支至是而盡以嶧爲華表也暮不能上宿於下趾厥明僕人請登從山東面折而西南螺旋而上山皆疊石相壓谿舂闔錯嶸抵梧如閨闔相穿轉側出入或有竅通天微射日影如在中雷人行石中窈窕嶮嶇欽十步九折忽滅忽明或失足不能出大叫驚絕上數里至東華宮出糗糲啖之抱膝而瞑稍折而西又上三里至仙人洞洞以一石爲宮廣二十丈狀如覆釜可坐千人

有堂有室其室左右有罅拆爲漏天穿出洞上洞之後一峰臨之狀如丹鼎丹鼎之上有九峰焉峰頂一石狀如彈子八分垂在外觀之神慄憂其且墜九峰之左有冠峰焉峰頂一石正方形五分垂在外諸峰奇絕萬狀大都若此矣由仙人而上道益峻陜石如簷牙或爲圭竇往往三四大石爲壁與屋可蔽風雨其相連綴處不能以咫又上三里至白雲宮宮前爲石壇壇上之石有爐有屏拱而向宮宮負一洞洞中雕玉爲

帝及群神之像其旁有泉仰出不竭可飲千人
謂之聖水立壇上望丸峰乃在足下使往視丸
大可二丈懸而瞰於巖如見之初愈益憂其墜
也羽人具胡麻煑石華以進爲之果然客皆倦
極布席帝前相枕而臥獨予不能下睫出步壇
上觀群石之勝立者坐者倚者仆者揖者伏且
拜者撐者拒者龍者馬者群鳥飛者獅象踞者
虎豹怒相噬者杯者盃者鼓者彈碁者刀者鞭
繫臥者衆竅相通各有形似如角觝曼延魚龍

百戲又如瓊林武庫萬寶俱陳急與之接而恐
其失也石色黝黑苔蘚附之咸如粉繪而號中
又多緋桃蘭草雜花成繡斐亶可愛因嘆造物
者之奇胡爲乎雕刻若是羽士爲言往遊者至
東華而止稍上至於仙人共達此者不一二耳
又上則五花峰嶧之絕頂人迹不及孟君雅聞
五花之奇絕欲登之振衣上不返顧杜君素疲
亦贊其决予則攝袂以從道險絕不容足蹠蹠
石鐻一人援其臂下引一人肩容足而陟之足

去肩寸許而得蟻臂如是者數所至一石竅僅
高尺許羽士曰此上五花道也余等相視而笑
一從者岸幘犢鼻以腹履地手如泗水委蛇而
過二客慕而從之孟君素臞見其狀奇益欲得
五花而甘心焉一躍從客而入余與杜君坐石
上待之遙聞其聲如出星漢下而以五花之勝
傲予矣五花者以五大石爲峰其狀玲瓏嵌空
如盆中所貯羊肚予聞而疲癢羽士爲言右折
而至西峰與五花等余輒從客往登西峰至則

平立而揖五花蓋皆嶧之絕頂也五花之下有
懸厓如砥石覆其上不盡數尺以一丸石承之
如鈴中舌岌岌欲轉又一奇矣俯瞰山後壁立
萬仞下臨無地六峰從之者乃如喑嘍難觀而
山之前後泉流數十道微茫衣帶入於天杪東
望連青諸山放於瑯琊黛色萬重閃爍出沒時
日且西冉冉欲墮暮色蒼然長風襲袂爲之四
顧敞悅曼聲而歌忽如羽化已乃由西天門下
西天門者巖石爲永巷如出左掖卽秦皇帝刻

石處也亦曰書門書門之下一石中闢謂之劍
峰孟君取劍倚之又下數里從者忽喧而入鍾
室予懸綆從之上不見明下聞水聲右折數十
步訇然中開有石懸焉石之狀豐下銳上如鍾
而無螽下垂至地所不接者尺三石夾而懸之
所不接者寸鍾有篆文不敢讀也而視所入窅
熒熒天光或見或滅出而東可里許至彌陀庵
向月臥磐石上僧進豆飯露坐啜之堂無牀第
枕羅漢足而寐厥明下山至鄒肅謁孟廟孟廟

之制埒如顏廟而博敞過之亦勝觀也杜君昆
季由鄒東返孟君聞任城有奇石欲往購之亦
舍予而西余從一客道郡城北行二日抵舍又
二日孟君取奇石以歸于子曰予登嶧山其下
盖有故城墟云土人謂之紀城非也春秋邾保
於繹水經謂在鄒山之陽卽叔梁大夫之邑孔
子生焉此其地矣而史傳孟母夢神人乘雲自
泰山來將止於嶧墜而覆於孟氏子輿以生又
何異也山川炳靈聖哲攸降豈不赫赫烈哉謂

爲紀城者鄆子從孥於邾鄆紀聲相近爾祖龍
片石故爲盛蹟然以賢聖之都辱以斯篆野火
旣焚贖刻徒在安問是非哉

遊雲翠山泉記

吾邑東南三十里有山曰雲翠雲翠之東爲大
嶮山其北爲東流泉泉之西爲洪範池池之南
爲扈泉其北爲石淙皆一方名勝山水也自予
再請告臥邑里日置屐迹其間至不可紀亦嘗
欲術其授槩以其近在戶牖狎未及爲粵歲辛

巳朱廷尉可大過而訪予相與爲十日之飲以
東南山水爲供六月十有七日出邑城行山谷
間過楮村別業飯於吾兄仲氏無妄出而倚馬
石淙石淙在楮村東磐石數畝中爲畫文水流
其中縱橫相貫朱令君有石淙大書磨崖鐫之
一奇勝也時大雨初過流水瀾漫無可著足相
與立溪邊柳陰數觥而去攜予季無欺侯甥允
吉與偕日午至洪範池大木可十圍蔽虧雲日
不風而鳴鳴聲如雨池水紺碧玻璃一色魚數

十頭徃來聚散如浮空虛日光下澈鱗甲可數
又數觥而去揭溪水二重步至東流泉西坐冷
香亭上四顧群山如畫水木弄色鳥聲笙竽冷
風小和凜如深秋又數觥而去弟甥辭歸予與
可大至扈泉扈泉者山坳一坎坎深丈許如剖
大甕石塞其兌水出坎中激流石上懸瀑而下
注亂石中勢如遊龍飛虹駕空擊霆與石爭鳴
只尺相對不聞人聲珠沫四垂飛霜歎雪洒人
衣裾心骨寒悚且一里而瀑乃止兩岸爲壇可

坐食飲可大顧而嘆曰嘻予遊江南名山水衆
矣奇無踰此者使移而置之名城大都車馬走
集必且以爲蓬壺瑤水而猥在荒山絕境中樵
牧遊而魚鳥處則此泉之遭與予曰嗟乎吾所
取於泉者正以此矣可大一笑又數觥而去篝
燈出山折而西南從丘子坪之陽以登雲翠再
折至南天觀羽人許公揖客而入洞口流泉滴
瀝如漏巖月吐光長天一色風吹花竹芳香酷
烈夜分乃寐有吹洞簫者響裂山谷倚枕而聽

之厥明乃陟絕頂絕頂之峰有二其一正方高
數十仞謂之印峰其北三石壁立中高旁墮謂
之筆峰印峰西壁有巖有屢布席而飲西望川
原繚繞汶水微茫裁如衣帶巖上一罅通天登
者手如決吻其行蜥蜴一歌兒從罅中上歌於
印紐一人在下和之聲如出空中矣上筆牀不
能至至其坳坳有兩石相對各坐其一從者自
下舉觴手如楸株猿獠接而飲之東望巖山含
丹吐翠如圖錦屏客歌驪駒返過東流大雨卒

至雷電交作避雨亭上行厨告匱無以佐酒有
鯉浮水而其長徑尺又有鳧鵠浴水過客而鳴
從者皆致之鼎啖之甚甘兩竟不止宿中丞別
館泉聲滿耳如萬馬馳松風颯颯從而和之月
光入牖涼浸枕席又一時也明旦起漱泉水而
出緣山崖北行涉水草之間又至石淙仲氏持
觴而待酒三行謝去夫山水之間不在遊而在
適適者有與適也往予日遊諸山水無與偕者
卽有一二大夫詠歌相從在樽俎吏人之間方

且儼然講賓主之儀卽欲裸衣四馳叫呼水石之上以發予之狂其勢無與也非吾可大安從得之然可大非予亦不能發其狂嗟乎是惡知其解

登泰山記

蓋予家岱山之下嘗再從子充遊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斛叫罇股賑鼎沸雷鳴瀾山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

枯木葉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爲人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瓌異之觀而居常以燠暑不能出卽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望思馬粵歲辛巳六月予臥病穀城山中朱廷尉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予相與盤桓雲翠東流之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決策同往以其月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日昧爽衣冠謁嶽祠祠在郡城坎方負嶽而

康城山館文集卷之十六
十七
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許至於嶽麓有
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以上磴道鱗
鱗沓沓逶迤仰見峰勢崑崙崑崙如乘天之雲
峻不容屐以爲決不可至行數里至回馬嶺王
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前爲昇仙閣
憑閣望群峰反在足下而其上則又有峻者登
道益斗絕詰曲偪側而上樹四人以爲竿而中
貫一輿前人之趾履後人之顛後人之趾在予
皆上其後二人知之應邵所謂如畫重累人矣

兩旁丹壁翠崖巉峩峭崿雲霞萬色陰晴異態
飛瀑爭下濤翻雪噴流聲淙淙乍大乍細若懸
綆鳴環下而迎客而水簾洞之泉從山上瀰漫
下流注於絕壑以入破壘忽然而沒有時復出
石梁木楨互相撐柱間以其耳目與之接惟恐
失之而不敢縱觀然後知此山之奇向者真未
得其一二也又數里過黃峴嶺西行折東北則
下而復上又前數里御帳坪在焉御帳坪者秦
人所從蔽風雨也當嶽半道負中峰而處左右

諸峰兩面環拱石泓數畝泉流其上醜而下注
厥聲砰磕宋真宗駐蹕遺趾有亭亭前松樹二
秦所封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榦皮
龍鱗類數百年物其決不爲秦時松可曉而地
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卽其地樹之從者曰松
有五雷兩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
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從者不對
又上則峰厓益險壁立插天其石皆磊珂相承
或圓或方或墮或長巉巖萃嶺不可名狀而其

根堦之間色相種種望之迷瞶其丹而紺者爲
殿爲屋兩巖之間一隙碧而如帶者爲天光翠
而如髮者爲松蒼白而如繪者爲苔萬仞懸而
如鳥巢者爲羽人之居而俯視則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尺又數里爲大小龍口龍口者石峽飛
泉如龍吐也小龍口之旁爲斗母觀自此以上
凡嵌崿之間爲仙靈神鬼之居者羅而列於左
右蓋所謂神房洞天百靈之府也又數里爲十
八盤古謂之環道望天門如一隻矢括在其端

上盤如緣壁矣因謝輿拾級而上距躍三百尋汗如雨出天門之上左折而至碧霞宮碧霞宮者所爲祀泰山元君也負玉皇頂而立抱五花峰於前日觀在其左丈人在其右規制狹於嶽宮而金碧煜燿觀闕暉麗顧反過之其西爲使館玉女之池在焉膏渟黛蓄肅有靈氣其旁巖上卽李斯篆也予與可大就館更衣謁元君於壇羽人贊祝出而臨五花岡巒糾紛含谿懷谷雲樹宮宇俯在日底下視郡城蒼蒼菴靄汶沆

如線環之數周川原廻合縈青繚白提封百萬不盈一囑由宮左折而上爲青帝宮其後峭壁數十仞鑄開元泰山銘又北上數百武爲玉皇宮宮在絕頂古之封壇秦皇帝碑焉碑石青白高二丈而無文蓋歲久夷滅或曰秦所以表泰山其下有石函玉書於理不誣繞玉皇宮之後倚闌而顧俯見四面群山蛟蛇蜿蜒如盤龍走蛇遶七十二峰之下其支脉首尾歷可指數以至於海而桃花明月石屋諸洞在嶽之背列仙

所紀金牀玉几之勝若將覩焉記曰天孫岱嶽
周回三千里以今觀之礮陞乎三州之半矣又
折而東可一里許漢之封壇在焉石方丈許碧
而瑩膩屋覆其上又東爲日觀以且觀日不往
而南登舍身臺舍身臺者一峰斗出其平處可
數尺而下臨千丈以三石撐抵博尺有咫謂之
仙橋過橋而席於臺日光西沉霞色在壁風吹
冠裳聲如裂石於是相對大觴望見西南有千
家之聚橫以大堤黦黑無際諦視之雲也蓋雲

如烟火下博上銳平地視雲見其端此見其杪
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
懍懍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
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烟雲一氣茫茫正白銀海
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往
聞人言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
平明乃出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
披裘以登顧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
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

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爲平生未有從者盡
謹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
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
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
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爲日耶已
又一赤盤大倍於先所見側立其上若兩長繩
左右沒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日昇矣蓋先所見
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蓋赤霞
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滉濚明滅羽人曰

海也又頃之日左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
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鰲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
大一噓走望海石上取酒浮白醉而熟寐從者
咸慄且呼予睨而心壯之回立登仙臺西望丈
人越觀二峰近在目睫因顧可大往予與子充
登嶽倚越觀望君今吾陟丈人峰可瞰太行呼
子充也會疲不能往策杖而下氣益舒展每行
數里則求嘉樹流泉或峰坳片石拊膺而坐舉
觴屬可大曰此非伯牙避雨巖乎夫高山流水

於子何逃聲矣由御坪而下憇於巖巖之亭折
而左入得經臺峪經臺者石壇斜倚山曲方廣
數畝鑄心經一卷字大如斗壇北有壁瀑布從
山上來懸壁而下流於經壇瀾漫過之從水上
視篆書一一可讀壁上鑄數大字以水爲冪往
予再遊蓋未嘗至以僻不當道爲人衆所蔽故
也過經臺而下出一天門左折而得岱嶽觀又
東里許得王母池池大盈畝懸流注之倍經臺
之瀑已而雨至登車出山涉泉而行天與持炬

車中聞水聲在足下者數里而至逆旅明日大
雨主人請遊三陽觀告遽而行至百丈峰下望
山上瀑布數道如從天下蓋在山之西南非舊
所見矣岱畎生曰予覽古圖經脉地勢所由高
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並太行王屋東踰
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連
桐栢熊耳入於甌越江淮河濟所繇東下如建
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沆沂泗
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於海其狀若負屨云

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
顧反出岱嶽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
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迹蒼茫與天際矣

遊靈巖記

予既與可大登岱以六月二十二日由岱之西
陞折而北出群山夾道擁翼連綿桃花諸水由
岱之陰南會於汶泉聲號號縱橫馬足鏘如鳴
珂終日不絕林木蔽虧谿澗繚繞蓋行畫圖九
十里而至方山也方山者岱之北支峰巒圍繞

四面峭絕斗如城郭與世絕境而以西面爲門
門之兩旁雙峰突立狀如華表志謂之朗公谷
入谷緣北麓行十八里而至寺下仰視山頂正
方如後貌蹲南向而睨故曰方山紺殿崛起竇
樓干雲山之上下多松多楸多木蘭之樹多栢
與梓一望數里如繪如苔蓋所謂靈巖也予與
可大入寺小憇僧室啜茗更衣僧請登山以梵
樂導穿松栢之間而上其旁殿閣壇宇多鑿古
今歌詞碑石林立其始猶摩娑一二讀之後愈

益多不能偏覽也里許至一佛閣有鐵袈裟立於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卽不可究詰而其迹亦大奇勝頃之至甘露泉泉出佛坐漚而爲池淵潭碧黛嘗之泔澹其稍流出微鳴松間聲不甚大由甘露而上至五峰亭亭在山坳南面而立群山環之如拱如挹在南者爲明孔山山之絕頂石竇正開可容大車而人不能上視之窈窕才如甕口左爲朗公峰一壁南向如世尊跌坐前有片石人立而僂狀如作禮其旁諸峰玲

瓏峭崿如瓶如盃如香花供盖天所以開佛土也僧曰觀止矣出亭北望見方山之巔削成萬仞絕壁熒熒丹紫閃爍曰此功德洞也有僧處之遊者不至予笑曰嘻吾嘗醉歌題書其壁可大躍然攝袂而上予拾級從之不至數十步厓乃西折並厓而行鳥道斜懸僅容一趾耳如屬垣石壁斗出徃徃如覆盃僂而穿之行三里而至洞盖爲大士像高可丈許洞門有石不盡厓尺可受兩三人其下則絕壁也坐而觴且歌久

不能去東南望岱宗見玉皇峰宮如撮笠僧云
此其去桃花峪六十里而抵玉皇峰下因相顧
嘆疇昔之遊一何壯矣歌三闋而醉折而西下
有硤北出望濟南諸山烟雲溶滴咸在皆際峽
西大巖高數十仞與方山並狀如羽士背坐曰
仙人巖可大挈一奚童年十一二聳舉而上躡
仙人之冠如撮蟻矇蓋方山之盛至功德洞而
絕而遊者少置屨迹卽有達官貴人探奇好勝
輒爲吏人所阻不得至而仙人巖之勝蓋予往

所獨探卽居者不知也時日已暝秉燭而下火
光木影間以笙竽意僊僊乎遊方之外矣晚憇
僧室室有別塢竹竿萬箇青翠異色厥明蚤興
鳥聲嘈嘈鍾磬並作山翠撲人不可仰視僧導
行殿之左角爲白鶴泉旁爲石鏡可鑒眉目石
鏡西爲錫杖泉方廣丈許亭居不流僧汲以炊
他樓閣塔院爲遊人所稱說者不能盡至至亦
不記大都宏麗莊嚴爲梵宇冠而歲久圯曼不
治僧可數百墾巖崦之田數區斬茅管而食之

又數爲有司所括以是僧窘寺且廢予爲三嘆
考之水經符秦時沙門竺僧朗居琨瑞山從隱
士張巨和遊大起殿舍連樓疊閣故以朗公名
谷其泉亦名琨瑞西北逕玉符山又曰玉水而
志稱後魏正光中法定禪師於此卓錫有青蛇
白兔之異其言亦未必有據總之山形秀絕不
類人境蓋所謂洞天靈府之別也金時丞相侯
摯出鎮長清嘗宿重兵其地東秦十二之險又
居其一矣幸而海國夷晏無有嘯聚之奸以繼

流實其地可當一校窘之非策也下山行百里
至長清東郭揖可大而別

重修泰山三陽觀記

岱宗之陽爲凌漢之峰其下曰香水峪山坳平
壤壇衍如坻俯臨谿谷雜樹蒼蔚泉石鏗錡蓋
嶽之輿區也而僻在嶽岑崖壑之間遊客居人
無能至者嘉靖辛亥東平道士三陽王公窮遊
四域徧歷名山將歸而隱於嶽麓乃攜其徒華
陰雲山咎公輩周爰相度得是地而樂之伐木

薙草鑿石爲窟以居德藩常侍某嘉其苦行捐
貲相助稍稍營葺廬居莊嚴神宇未竣而沒雲
山承之廣結衆緣大興締造彌歷三紀結瑤構
瓊輝映巖壑四方道俗香火醮祝歲無虛月而
是觀之勝幾與嶽帝之宮比雄而埒勝焉可謂
非常之勛述矣萬曆壬辰予嘗從二三客子躡
屐東遊降自嶽頂由孫石書臺之後陟峻嶺三
里轉而北行遂至觀下入門三重得磴道而上
有殿有閣以奉玉帝命曰混元左爲客寮四楹

以待遊鑣階下有泉滙而爲池羽人飲焉閣後
有洞方廣丈許命曰朝元智公居之由閣左上
磴道數曲茅亭三五碁置松間鳥鳴雲飛凜如
異境峰之半壁孤亭出焉顏曰木末登是而望
忽若飄撇上騰以臨雲霓神霄芙蓉諸峰環之
如展青入天倪南俯川陸勢盡數百里徂徠梁
父拱挹左右以朝於嶽汶水出其下茫茫如練
蒸爲浮烟長天平野混以返照丹翠異色徘徊
嘯歌暮不得下頃之月出東峰風林颯颯憑闌

上下顛氣迴合如汎銀海肌骨凜慄不可以留
信乎仙聖之秘境寰寓之大觀也嗟夫以是地
之名勝列在三宮空洞之天歷數千百年莫有
知者而雲山之流能得其奇而出之使荒榛灌
莽之墟化爲丹臺紫府矜蠻四方豈山川之蹟
亦待人而興與吾曹逐逐利名汨沒白首進而
羈於風塵退而牽於家累曾不能探奇選異自
卜菟裘於烟霞窈窕之境徒遊而心慕之視雲
山之流其亦可愧也夫泰山下陟甚多列真之

迹如傳所稱稷丘君安期生尤其著者雲山之
流豈嘗受其寶訣而有所歸與三陽名陽輝雲
山名復明觀舊以菴名予爲更之俾其重修山
門以恢厥制復度其徒某人爲東道主若將從
而棲焉姑因其請而記之云

重修香山寺記

環吾邑之三面列嶂如屏而香山一峰突出平
地峙其坎方大清之流挾東南泉水縈之如帶
出於其左蓋其山最小而形勢獨尊於邑若負

辰焉山故有寺不知其所由始父老傳說弘正之間比丘洪成嘗拓而大之遂成勝境其後稍陵廢僧徒散亡過者踟躕三嘆而無有能新之者嘉靖丙午寶燈上人性然住邑之南曹寺業行淳修聲聞遠播新橋處士吳君仁與一二里人聞其名德相與禮請至山爲葺茅屋三楹於殿之右又築石閣一宇於室之南司馬殷公中丞李公聞而慕之各施棟一具立堂三楹以爲禪誦之所迨歲庚申光祿殷君三禮又捐

金百餘重建正殿鄉進士吳君汝孝克成先志增修堂宇益煥以麗上人之徒宗爾實綜其任寺之名勝較洪成時不啻過矣上人者邑楊氏子少以多病捨身空門具大智慧薰修淨業緒閱經語了諸妙義今八十餘歲矣而願力益勤不少退轉蓋利根也予嘗周覽寺宇登陟山巔近則二水交流雲霞沃盪遠則群山拱護丹翠繚繞前俯城邑百雉連綿右眺平原千里遼闊至乃寶樹青蔥金姿炤耀法雲廣蔭慧日流光

信鷲嶺之壯觀鹿苑之樂土也夫廬阜跨九江
之流而以惠遠稱勝會稽擅東南之美而以支
遁增高此二公者固皆思入雲霞行潔瑤瑩而
一時賢士大夫又相與結社棲息共遊乎塵壒
之表故使玄津不竭勝境常存斯蓋人假地靈
地緣人勝者乎上人理懷淵虛故自仰模林遠
又得名卿華胄相與尊禮卽此峰之勝叅之楚
越名山或亦得其彷彿歟寺之新也上人欲鐫
石紀成以志久遠來徵予言顧惟業緣積習障

生能所詎云不捨之檀能闡無緣之義雖然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傳心者法言顯則法存故
執乎有爲之迹而寄於多聞之指矣乃作誦曰
我於佛宮中白大比丘言今此清淨土云何稱
勝境爲峰因寺顯爲寺因峰見爲復寺與峰相
因成妙域若峰因寺顯而彼諸名嶽高廣萬由
旬具諸丹翠相日月所回薄豈以佛宮故若寺
以峰見而彼王都城以無量珠寶莊嚴如來相
布金成殿閣豈以山水故爲復寺與峰相因成

妙域而我坐佛前峰復在何處轉身望峰頂寺亦復不見是故我當知此峰與寺者皆以智慧種能修不二法而後成勝境譬人於暗室持燈索鏡照及至照鏡中具燈光明影為是鏡照燈無燈即無鏡為是燈照鏡云何在鏡中為復燈與鏡相因生光明移燈向暗壁見鏡不見燈及至對燈光鏡亦復不見是故我當知此燈與鏡者緣人眼根入若使盲者觀故如暗室坐今我持是語亦非不二法本來虛空中無峰亦無寺亦無善知識以及諸檀越本以無相空現此有為相心既無所住相亦何所有我今了是義亦復無言說是故善知識當作如是觀

重修石佛寺記

濟北界中有大佛宮在邑西方二十五里不知何代莊嚴寶相非土非金非大旃檀以青玉石造成如來大光明相列諸大土及阿羅漢天龍人鬼種種法相無不具有覆以殿閣金碧璀璨門廊精舍咸有規制一方士庶共所瞻仰隆慶

六載歲在壬申毗邪居士住穀城山偶以行役
過此佛宮忽有病厄痛苦呻吟五體臥地不能
自起其從行人致諸藥品種說醫療了不能愈
時此居士不勝痛苦因自念言當吾此身未有
生時本無四大與六根塵指爪髮膚咸所未有
則此痛苦又安從生當其未有本非真無則既
有生亦非真有既非真有何名爲痛辟如夢中
歡喜悲愁疾痛煩惱無所不有若使有人於其
夢中推之使悟則此悲歡種種情識忽然無有

夢既無有覺從何立畢竟夢覺皆非真際作是
思惟卽見如來於白毫端放大光明微塵刹土
無不照見而此居士忽然安樂凡所病苦一時
解脫乃至平生所有障礙俱得開解如居火宅
衆苦所燒而過法雨忽然投出得清涼境爾時
佛宮有大比丘修行如幻三摩鉢提以善因緣
度無量衆皆舍所愛及諸結習獻財効技以作
佛宮萬曆庚辰厥功告竟時此比丘白居易言
爾蒙如來大慈悲念卽得解脫病厄疾苦當以

平生所最愛惜一切施舍而成佛事居士自念
我於世間一切色相初無所愛何所可舍欲以
無量珠寶黃金丹砂硫磺旃檀紫英鼓玉莊嚴
佛宮而此珠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無益於法
法無相故欲以汞丹松煤金泥銀粉書寫佛語
雕鏤玉版如貝多葉函以衆香飾以錦綺而此
汞丹以及諸品假物所就無益於法法無文故
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纂組文字能記
世間一切法相乃至毫髮細微無不能具我今

發願於世尊前舍所自有作石佛偈願我自今
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浮想及百千億恒河
沙界一切衆生悉皆解脫病厄疾苦時此居士
對大比丘而作偈曰 我觀世間法不生亦不
滅非有非非有真妄本無際譬如如來身莊以
青玉石當其爲石時四大俱無有何從具佛性
而名爲世尊及其成寶相趺坐蓮花臺微妙黃
金色普照恒沙界無量亦無邊豈復名爲石成
壞兩無窮究竟亦非佛本來涅槃時石亦非實

相非實亦非空不生不滅故我觀世間人不復
悟是理嘗以顛倒想出生死中當其夢中時
常以夢爲覺及知是夢已又以覺爲夢若言覺
是虛夢竟在何處若言夢是虛覺亦復無有非
夢亦非覺不生不滅故我當疾苦時悟此無生
法觀我六根相已如石中火而况身外物石火
亦無有如人遊苦海出沒波濤中而後得明珠
爲無上至寶稽首大覺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
生法脫離諸病苦壽考且安寧同臻極樂土

天柱觀記

吾邑之東南千巖萬壑環列如壁而其突兀從
拔者爲雲翠之巔其狀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諸
峰莫敢望焉所謂天柱峰也以其形似亦謂之
印峰峰之北坳故元時有祖師殿四楹稻池一
區學士李公謙嘗爲之記謂之南天觀南天觀
者以白鴈池上有天平觀此在其南也觀之北
坳有平峰如几謂之丘子坪丘子者鍊師丘長
春也峰之東南有巖如壇謂之子陵臺盖曰嚴

光隱此云長春仙于東海之上其徒擇勝而居
 稱丘子之派固無定所而漢史著子陵隱於齊
 國邑在齊之南境足跡及此理亦有之然皆無
 所考據而其峰巒秀異甲於齊魯之交即不必
 有仙人隱士之跡而已為一方之名勝矣元末
 既經兵燹臺觀頽圮化為仙禽野鹿之宮即有
 探奇縱觀之士多以無所棲止望而不能至而
 峰之秀異若有所鬱而不彰者蓋予少時所常
 慨嘆而力不能為也嘉靖丙寅悟菴許公道先

始從濮陽來遊盤桓顧望若有神啟遂誅茅結
 廬隱於其上許公者磊落有氣黃冠之俠也大
 司馬舜澤蘇公符卿北山李公重其道術相與
 捐貲助之許公亦以施藥拯濟能得人和四方
 士女東祠泰岳者道出山下往來謁禮蟻附蟻
 緣米穀有帛之屬輦負雲集禁不可止許公一
 無所私皆以庀徒鳩工規恢觀宇其所營造日
 以宏侈遊者益多 魯王聞其賢亦賜金若干
 建玉皇閣於上既落成許公因觀故名徼重於

峰牘曰天柱遣其徒通安謁予爲記予自登仕以來前後請告家居幾六七載以此山爲外舍卽徵許公之請固樂爲山靈載筆不敢辭也蓋今所修觀在故祖師殿之東有門北向城數十級略如盤道謂之天門門之內有閣南向謂之憑虛閣其高三成許公坐臥處也又內有閣北向謂之長春閣其高三成貌丘公而事之四方客至者下几榻焉閣之後築巖而竅之如二楹屋謂之回陽洞洞之中坎地而泉曰天一泉泉

出洞而漚爲池池上爲小塢別種花卉由洞而右緣城數十級上垣而宮之謂之道院院之中鑿山而竅之謂之許公洞洞之上卽所謂玉皇閣也閣負離向坎其高三成而峻壯麗晁晔煥若鈞天之居矣閣之左有殿以奉玄帝其右有殿以奉三元而巖之上下左右種杏千餘雜以楊柳春二三月花樹紛郁山鳥多音儼然玄圃石室中遊也由觀而上行可二三里乃得天柱峰云而自有觀以來探奇縱觀之士始有所棲

止以至於峰之下此峰之勝若因觀而有者許
公之功德於山靈顧不大哉蓋天孫日觀之嶽
負海西向以受北紀群山之朝盤薄河濟之間
周回號三千里其北一支盡於歷下而結爲華
不注其南一支盡於鄒滕之間而結爲鳧繹其
西一支盡於吾邑而結爲雲翠大壘二山其嶽
崑造天蒼翠萬狀皆若岱宗之華表然可謂奇
觀矣然嶧以秦皇片石遺跡千古且在南北孔
道車馬往來遊軒相屬華不注以齊晉之戰載

在左史又當東省會城冠蓋人文之都故其名
跡易著紀述亦廣而此山亭亭孤立峙於叢爾
之邑車轍馬迹之所不及冠蓋人文之所不至
故自元以來歷二百餘年以亘於今而始知有
遊之者則許公之功德於此山蓋若挾而置之
大道會府然而山之顯晦與遊者之遇與否亦
皆有時不可強也夫山嶽之體萬古不虧而宮
室樓觀與夫金石紀載之文其不能與山共永
可知也無論學士一碑在藤蘿烟雨之間漫漶

磨滅已不可讀卽所謂嚴陵丘子者固仙人隱
士之雄乃其遺踪忽恍若存若亡此足以觀矣
而許公猶欲假予區區之言以永其勝不亦左
哉雖然遠而要其有盡則山亦旦暮也近而觀
其無盡則宮室樓觀與夫金石紀載之文其成
與毀亦已懸於耳目之所不及而孰知其尾哉
是言也吾聞之鴻濛鴻濛聞之太始太始聞之
無爲謂因而爲之記

銅城新建福果禪林記

東阿城北四十里銅城鎮有居士沈源者高年
有行人也力田居積奉佛而善施日求利濟之
方而行之塗之饑渴無不鋪也道殣旅骸無不
掩也四方之琳宮梵宇津梁塗軌無不修也一
歲之入食其二三施其八九期不餘財於室行
年八十益敦弗怠聲聞魯衛間矣萬曆丙申乃
於城之北郭市地一區剏建法林爲堂四楹石
鐫三大士像侍者六尊後爲禪堂四楹屑香爲
佛前翼二室各四楹左奉伽藍右奉地藏又前

鐘樓又前為門，旁為雲水之寮，列以廊廡，環以周廬。其外規為林苑，畝之三十，植栢與棗，株之四百。又旁為屍陀之林，以葬死而無兆者焉。費可千金，皆出已貲，不假覓化。而碧甃雕楹，丹青煥爛，居然化城。祇苑之勝矣。居人遊客，瞻拜咨嗟。咸曰：勤哉居士！夙植德本，廣種福田。人天之報無量，無邊居士。遂迴對曰：非敢然也。自念生於末法，不逢佛日，長於田野，不悟佛語。今也以涓滴之添挹，法海之波而欲寄望無生，索償後

有其不然乎？繫予身丁 聖世安享太平年，其百矣。上之不能修，予授綬以敵王愾，下之不能傾貲輸輓以佐大農。維是蓬藿之隴，日食其租稅之餘，以承蜩擊壤而嬉。何福消之常恐，重其罪業，獲戾於天。故今為是宇也，以朝夕頂禮焚修，邀覺皇之法力，整闕庭而祝若麥丘華封之老。然何後福之敢冀？予聞而嘉之。夫佛氏之教，雖在棄俗斷緣，以助真修，而於國王父母之恩，不忘報祝。蓋亦吾儒忠孝之旨，而名義殊爾。居

士高年布素非嘗食升斗之祿而興建佛宇且
夕焚祝以祈 聖壽而報國恩可以愧世之奢
綏鼎食而忘其國憂者與菩提達磨以人天小
果為有漏之因鑿師亦謂檀施修建止名福德
不名功德正謂蚩氓捨目前之貲冀他生之報
以有為為之爾居士以田間之老能舍其身財
建立以弘大願而維以祝誦為緣何功與德如
之而云有漏乎哉故詳紀其規制使僧徒守之
毋俾其宗人子弟圯焉即居士之壽與名且與
佛法並遠寧不為薄俗一勸與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六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目錄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村曹公墓誌銘

明故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恭襄毅菴石公墓誌銘

明故奉直大夫四川蓬州知州竹山劉公墓誌銘

明故廸功郎建平縣丞潛石謝公墓誌銘

明故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東
巖栗公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安慶府同知秀津周
公墓誌銘

明故鄉貢進士少虛先生趙公墓誌銘
明故翰林院檢討玉菴梁公墓誌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目錄終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

東阿于慎行著 門人郭應寵編

北海董可威 天中李時馥校

都門李本緯 男于緯重梓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
保東村曹公墓誌銘

萬曆乙亥九月三日南京戶部尚書東村曹公
卒於里第守臣以聞詔贈太子少保賜祭二壇
使使葬於故兆越十年甲申厥嗣光祿君鑰具

狀徵銘誌曰公諱邦輔字子忠兗州定陶人也
高祖世才以上居晉之潞城曾祖昇始遷於陶
家焉大父贈尚書公剛娶某夫人生七子而贈
尚書公良廣最少贈尚書良廣娶徐夫人生三
子而公最少公生負異質文詞雋雅總角遊鄉
校有名嘉靖辛卯舉山東省試明年壬辰第進
士授元城知縣丁外艱服闋再除南和其治兩
邑大概廉平不阿務裁省浮費與民休息元城
歲侵振貸有方多所全活南和有人豪吏避不

問公按其罪服之境內凜凜毋敢越繩察能擢
監察御史巡視河東鹽政釐革爲多課溢常額
後御史多循其法乙巳出按陝西會虜大入上
郡殺酋男女數千掠馬牛羊十四萬將尉守臣
匿不敢報更以捷聞公行部得狀上疏劾奏
世廟震怒遣大將以下七人咸論如法秦宗人
惟痛殺人而焚之治十餘年不決公至一訊而
服秦寘憲典宗人嚴之他所清雪冤獄不下十
餘條刺舉屬吏無不當其賢否其後由南都副

卷擢湖廣按察副使未上下內艱服闋詣闕添
註河南副使閱視邊功事竣還報以所居官管
理河道至則大盜師尚詔流剽睢陳以往兩河
震動下所在將吏捕治公監其軍一日猝報寇
至監司諸公咸錯愕莫知所措或走伏匿公率
更士往禦吏踏踏莫敢受甲公提刀躍馬馳入
賊壁衆不得退則賈勇嚮賊一以當百賊懾而
潰遂破走之再戰而平河淮南北賴公保全小
民尸祝於室霍御史冀上狀詔賜金綺已擢爲

山西叅政防秋鴈門虜嘗一入失利而去論功
賜金再擢浙江按察使行而值倭夷寇吳越廷
臣推任開府者以公名奏道中拜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總督糧儲倭寇薄
南都城下公率衆擊破之迨北至蘇州敗之游
擊又追至楊家橋再戰走之公以文臣將兵韎
屨附注旬月不解嘗一日七戰皆捷前後所將
卒斬首虜六百餘級副將何卿斬於東溝公往
之以此神鎗火器擊破賊舟賊遂敗去周御史

如斗具以質素而會督察趙文華求賄不得反
用他敗績坐公文華既有內主廷臣莫敢爲辯
有詔奪公爵爲士伍徙居朔方後使者至吳聞
狀大慨率將吏生祠公大宗伯陸公樹聲大司
寇潘公恩皆爲勒石紀其績而公終不自明也
至朔方日從諸生講說經史或有以司馬法質
正者亦爲指授邊人士彬彬慕義焉居十餘年
廷臣交章論薦不召 穆廟改元乃起爲左副
都御史協理院事文擢爲兵部右侍郎協理戎

政其秋虜寇石州又擢爲兵部左侍郎兼右僉
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至則馳上方畧以
爲修邊自守非禦虜上策願罷省浮文一以練
士爲務士練而邊事乃可論也識者咸是公策
而或以公數與虜确恐萬一踈失損國威重則
上書請召還公貳兵樞如故非其志矣居久之
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其明年庚午
輔臣趙文肅公議更營制荐大臣知兵者二人
以公爲首乃召爲左都御史提督京營戎政未

幾文肅公去營制復如舊則轉公南京戶部尚書主計三年出納有程金穀多羨南中稱之上登極覃恩大父父咸贈戶部尚書大母母咸贈夫人元配封亦如之蓋至是三錫命矣年滿七十屢疏乞骸骨有詔慰留不允及考績詣闕道中稱病上請益力乃許致仕公素健力無疾即老不衰里居三年酌飲甚適一日與諸生講藝忽感風痰不言而逝距其生弘治癸亥九月二十八日七十有二歲矣其後數年邑諸生上

其行誼使者下記所司祀於學宮公爲人豐偉瑰岸氣充神王面如渥丹天性忠孝志在殉國不避夷險談天下利害抵掌掀髯神情恍惚適居塞上熟見邊事夷情常欲以身死疆場爲朝廷掃清朔漠而世無能任也登仕四十年苦節清操始終如一從吳中逮入有司上其月廩公曰吾不能爲國平寇以是得罪何言廩也揮之而去其去薊鎮亦然官至上卿名田不過數頃一老蒼頭應門寂如寒士性不喜酒亦不

嗜音樂居常靜處一室披閱文史沉思竟日有
得輒楮記之嘗以爲越中之學乃禪家頓教與
洙泗間殊指又其立勲涉世多以機智取捷而
不要於誠心弗是也著書闢之書成使上諸朝
諸公勸止焉公曰後世當有是吾言者乎公自
少至老所志所行無一事不可質諸天日蓋古
謂不愧屋漏公其有之而旣益以才至於効死
報國有馬伏波之志而不究其用世以爲恨焉
元配某氏累封夫人子一鑰以邑諸生任入太

學授光祿署丞士行端謹能世其家娶張氏儀
真丞貢之女封孺人孫男一如琦孫女一銘曰
維曹建國以肇氏或別而遷居潞水食於舊域
自晉徙四世而昌公則起執法殿中爲綱紀出
總戎昭亂畧彌左屬橐鞬右鞭弭丹誠報國天
日矢鴻勛茂烈著圖史神光炯炯其未死于胡
藏旃河之涘河水悠悠旋且止螭碑玉篆藝桐
梓於千萬禩延後祉鐫之樂石詔來祀

明故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恭襄毅菴石
公墓誌銘

石恭襄公者青州益都人也諱茂華字君采號
毅菴先生其家世著者自澤州公瑛始澤州公
生銘以詩魁東省仕河間府通判河間公生存
禮第其科進士仕紹興府知府是爲公大父紹
興公生麟號富亭公舉明經不仕是爲公父富
亭公元配曰公夫人公夫人無出佐室曰張夫
人公之母也公少而岐嶷警敏舉止端毅偉然

成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辭濡毫立就紹興公
心竒之垂髫補博士弟子學使鎮江呂公月爲
國士徵肄湖南書院名伏一時嘉靖癸卯舉山
東省試明年甲辰第進士授濬縣知縣年方弱
冠宰三輔大邑節浮摧奸興學育才不事鈎摘
而能得情實他邑有訟不決請下濬治莫不稱
平召入爲戶部主事監督草場時大將軍仇鸞
幸用事奴客請芻諱不奉約公輒以法繩之鸞
頗恨公其後奉命擊胡公爲治粟鸞實無意出

師謂公書生畏事欲惜以軍興因自解也則使請公大軍且出幸以輜重先行必無後憂公咲曰老兵虛喝耳趣召軍吏嚴裝敬謝將軍郎出塞矣鸞氣大沮終不敢出亦卒無奈公何兵罷還部主視奏草方大司徒噐而亟稱之歷貢外郎中六年擢爲揚州府知府會倭寇踰淮江北騷動公至拊循吏士練簡士兵爲城守具甚設幸臣趙文華奉命視師部使將吏爭饋遺之惟恐後謂揚天下膏腴地以便宜發兵命守親出

欲以取賄公曰守臣職在城郭法不出境萬一事殷惟公馬首是瞻何所逃死文華亦沮其後倭寇再至公皆敗走之上首虜數百級加秩一階己未遷山西按察副使未行丁外艱歸廣陵父老遮道哭泣去而尸祝之壬戌復除河南副使甲子擢陝西叅政丙寅進按察使再閱月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公居藩臬用簡易肅整爲僚屬倡所在翕然稱之其未至甘肅也轅門之卒嘗以餉不時給甲而羣譟公旣下

車立殲其魁數人一軍懾伏莫敢忤視其後虜嘗一入發兵敗之上首虜數百級丁大母劉夫人憂去位會虜陷汾石三晉大啟朝廷求才臣往撫又以屬公虜大酋入塞謀襲老營堡堡之黠卒門焉公命副將郭琥以兵先入縛卒於獄明日虜來城有幟矣辛未入爲兵部左右侍郎所圖畫事宜悉中窾啓示楊襄毅公倚之癸酉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全秦塞障延袤五千里北與胡構西接

諸羗其難甚於北邊公之往也雲中和市初成套酋以甘寧二鎮市所要求賜物欲視其左方邊無以難也公諭以西北邊羸縮不同與爲期約不使越額而微結以恩酋稽顙受要束無敢驚語久之羗夷作梗次盟吏民馬牛道塞不通公焚其部殲焉其旁七十一族皆來請命遂爲外臣丁丑三年報政西虜貢市奏功有詔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尚書開府如故屬有國慶得賜策書大父父咸贈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大母劉母公咸贈夫人而獨母張在堂得生爵
爲太夫人也無何以故官掌南京都察院會言
者有所觀望論公不任邊事 上知公才弗聽
也公謂太夫人老矣以疆場之不寧敢以私請
幸而得奉甘膳罄烏烏之情其敢忘賜力請致
仕以歸其後數年爲萬曆癸未陝西督府闕秦
隴大歉朝議舉可任者無踰石公又起家故官
鎮焉其時饑殍載道至人相食聞公再來咸蒲
伏哭泣迎於道路公心傷之日夜露禱爲秦民

請命天果大雨及條上救荒事宜請蠲賦省徭
廣發倉庾以賑活者萬計至秦六月内存撫百
姓外治兵食以積勞嘔血卒於軍中諸邊將吏
莫不流涕守臣聞狀從弟司徒郎繼芳爲夫人
上書下禮官議以公砥節礪行竭誠死官詔賜
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曰恭襄遣使營其葬事
嗚呼可謂備矣公爲人修飭儼恪容貌甚莊不
輕語笑有所裁斷片言微中大事立決其區處
政務必以周慎度不自全不肯妄發發輒至當

平生清慎自持不越檢押在位四十餘年始終一節家貲不稱其官里人信焉沒而歎歎悲之生嘉靖壬午七月九日卒萬曆癸未十月二十六日得年六十二歲配茂氏長洲丞其女累封夫人子二長恂官生娶大同府知府高公繼薦女次愔聘山西叅政邢公玠女始河間公二子長者存仁仕青縣知縣次乃紹興公紹興公之世既已貴盛至公大顯而青縣公後三世舉科名仕大夫郎吏諸石氏皆用清謹立節有古萬

石君家風於是海岱河濟之間稱名族鼎甲必曰石氏石氏云司徒既爲公請得恩卹乃以張中丞狀謁行求銘行里中未學嘗從公於朝及聞諸大夫談說以載筆之役敢不聞命竊見當世功名之士率以恢弘霍落樹績疆圉獨公用廉慎一德兢兢不失尺寸勲伐爛焉迹其恂恂謹重言不出口及亢豪將寵臣嶽峙電激又何其雄心竒氣千萬人不縮也夫世豈不多才要以善始令終士無後言如公亦罕矣嗚呼懿哉

銘曰 維負海之國大宗有赫世胤其德天篤
佑明昭登鉅卿丕顯有聲肇尹濬郊民歌且謠
晉於天朝出營四方有紀有綱厥績用彰惟監
開府再鉞西土膏流如雨如雷如霆氏羗震驚
大方以寧勤哉公乎王事拮据盡瘁以殂 帝
圖乃庸錫恩則豐嘉號顯融膺膺丘原壤墳且
堅玄官考焉石尺有咫藏諸萬祀其文則史

明故奉直大夫四川蓬州知州竹山劉公

墓誌銘

公諱受字子中竹山其自號也上世出清澗有
憲副公景賢者元末避兵洛川遂止家焉五世
而至光祿公琦嘉靖中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
以大獄直諫謫戍遼左隆慶改元錄贈爲光祿
少卿故今稱光祿公云光祿公配景夫人生二
子長即公次者菊塢君愛公生而有異質年數
歲讀書通大義光祿公嘗夜觀天象挈公指示
之及後復問盡識其處光祿公大喜即以步天
歌授之浹旬而畢常於廷中仰天指畫有客過

召問即爲客畫几案喻狀識者異之光祿公戍邊公方十歲當從母氏西還動容請曰奈何父東兒西因泣然啼光祿公不忍釋遂携以東時中丞周公撫遼嘗爲光祿公置酒公從立其旁周公令屬一對曰龍吟虎嘯風雲會即以免走鳥飛日月明應之一座驚賞方是時戍邊者方山盧公東岩徐公初亭程公愛重公殊甚自經史六藝無不口授以是公在遼數年學益進乃歸秦從都授試列學官自後每試輒在一二而

仲君繼起亦有文聲兄弟以經藝豪關中即關中諸長老皆以爲劉氏兩生取高第如俯地拾也然公凡七試不第貢入補太學生嘉靖壬戌謁選爲東阿丞東阿齊魯間山邑當長安大道丞職又卑取靳靳奉鉤繩幸無大過公至則毅然振作日夜淬厲冀有所樹立大吏亦廉其才諸佐史不能決者率以屬公久之名大起有求盜吏士與良民有郤風盜株引之其人不能自解使者檄公訊公立發其情求盜服罪邑民王

虎當應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彪兩人爭不決
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
虎也一點民居遠鄉不應徭賦遣使召之卽登
樓不下公書教示曰來則幸免不來焚其樓其
人遂自縛出丞之職治粟民徃徃歲賦羨金奉
丞可二千兩皆拒不受又檄監泰山香稅乃賦
詩遨遊其中未嘗操牙籌問奇贏數以是有廉
名上官下檄褒獎者以十數會漕臺課郡邑賦
上下狀公以不中格送部左遷曲周主簿曲周

有巨盜四人徃來剽掠道上吏不能得公至卽
捕獲之部使以爲才令修臨洛城不數月而竣
無何擢山西靜樂丞靜樂者太原邊縣直虜出
入道至則攝令值秋防甚亟公繕治城障多爲
樓櫓練習兵騎與村落爲要東令各自爲守虜
陷石州之歲謀至靜樂見其有備卽引而西靜
樂以完楊中丞上疏薦公卽以爲靜樂令已而
中丞行縣見其城壯試其兵兵練喜曰非但賢
令乃北邊一良將也先是靜樂數被虜民多流

亡至是公招撫之約復其家三年於是得數百
戶官爲具牛種墾田若干頃又訪復社倉舊址
一歲中積穀萬石至其施賑徵處里甲覈解戶
部商稅事事以已意爲法民甚便焉靳中丞廉
其治行令邑人生祠之學宮以爲吏勸而王大
司馬特薦於朝請毋以資格律滿考奏最壘書
褒其治狀擢四川蓬州守方公受命令靜樂時
太原部中諸邑或詣兩臺請改劉公爲令及擢
蓬守太原部中諸郡又詣兩臺請留劉公爲守

皆以成命下不能爲而公之名益赫赫著矣公
之去晉即病以歲暮入蜀方廣詢利病下條教
興革居十餘日疾作遂不能起公爲人孝友內
行修忼慨慕義有俠風專急人之難平生好文
多藏古書帖起萬卷樓貯之環以臺池雜植花
木與仲君相對賦詩命酌意宴如也兄弟既有
時名遊道日廣所至即與其豪長者交不握齟
吏事公官旣達而仲君亦貢入太學仕爲順義
令稱畿輔良吏兄弟雖無科名然其文雅操行

流聞海內士大夫爭慕說之不墮其世矣公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五十六歲配屈氏
贈孺人子一諫有雋才以選貢入太學娶李氏
知縣汝栢女繼聘任氏鄉進士秉乾女女一許
聘楊大叅子汝登未室而沒孫男一小字蓬州
孫女三俱幼方公丞阿時予尚未第辱公遊相
歡也公卒而諫入太學謁予京邸憶公平生爲
惻然久之而諫出伸君狀請銘公之行予知之
是曷忍辭銘曰 居而有令名今以長而世出
而有吏績今以彰而志沒而有遺澤今以寵而
裔三秦之雋儒豪士也夫

明故迪功郎建平縣丞潛石謝公墓誌銘

于生曰東郡蓋多名能詩家云以所覩記於濮
陽有李北山符卿蘇大司馬父子於臨清有謝
茂秦山人於朝城有謝潛石先生符卿以下所
著書布海內惟潛石先生不傳談稅者惜焉先
生名註字汝集其先長子人國初徙家朝城高
祖景芳以廢著致饒爲邑巨室會祖郁舉明經

官阜城丞大父珊以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父綬舉成化甲辰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卒於位中丞公娶張恭人有三子先生其仲也生有異質五歲能屬對從經師受書朗悟過人中丞公即世幕府僚佐醜千金祠先生方垂髫即謝不受曰此非先人意也聞者竒之初先生有姊嫁東阿劉仲公而仲公第曰中丞範東公舉文學家居先生往來姊所因從範東公遊文詞益進每督學使者按部常第

爲諸生冠即諸生亦皆謂謝先生過我也然先生好爲古文歌詩而厭薄舉子尺幅唾謂壯夫不爲從都省試竟不第貢入爲太學生以母恭人老不仕其後補建平丞至而長吏不相中佐史馭先生先生邑邑不自得嘆曰人生適志耳安能以升斗故營折俗吏前居三月輒拂衣去與濮陽蘇李諸君結社和歌往來無虛日晚乃得導引却老方神骨矯健飲啖不衰即少壯人遜之先生爲人修長爽勁儀觀甚美操履端潔

居家以孝友著中丞公雖貴家不甚饒其後三子中分恭人從先生養兄伯以錦衣家居先生每上恭人食未嘗不延兄與共也弟評有美才先生爲擇師教之後亦以明經起家仕至郡佐族嫂韓氏少寡無依先生逆而贍之俾視恭人之膳韓由是守志數十年璽書表其里以先生成之也先生旣老子孫四十餘人以禮讓訓飭咸彬彬有文雅歲時繞膝爲壽至設數案不能容一日晨起授諸小孫經季君匏方召客先生

從中爲趣治具已取古詩一帙覽置几上啜茗一甌登床危坐而逝所著有邑乘八卷有獲集四卷田上集十二卷江大司馬嘗爲梓之未竟而罷故其書未全出也生成化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寅三月十四日年八十二歲配孺人劉氏先卒子男四長筭邑諸生次笈詹事府儒士次弁詹事府儒士次匏丁卯舉人孫男十四泠泮邑諸生浣選貢生洎沔汶沂邑諸生湟汀池沅沘淄泳孫女十一皆字名族曾孫

男八相桐枳柄梧楫械櫛曾孫女三先生之葬也季君走使請銘予為感愴久之劉仲公子之外叔祖先淑人早孤謝太君實子之太君亦年八十餘而卒先生來送姊喪予從諸舅後謁見退而竊嘆以先生之才藉令跨騰風雲列赤墀文石之地詎不稱枚馬儔哉而抑遏一命以老世又無知之者可不悲耶年躋上壽子孫振振蜚聲天府稱其家聲古之文人才士未必有也斯天道所褒益矣銘曰 太丘長之樹德厥后延兮漆園吏之養生以窮年今彭澤令之拂衣匪倦還兮執戟郎之寂寞嘿守玄兮嗟乎此東郡高士謝先生之阡也

明故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東

巖栗公墓誌銘

東巖栗公者諱祁字子登世為山東夏津人大父以上隱德不顯父節為邑諸生以公貴贈戶部郎中母蕭封太宜人太宜人之賦栢舟年甫二十有二公蓋生二歲而孤也稍長就外傳文

日有聲燁然爲名士嘉靖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第進士授徽州府推官徽俗故黠好氣閭里小不相下輒聚徒格鬪或有所殺傷人投諸水火則詣吏訟常十餘年不決吏甚苦之公察其情謂此難以法彈治願常爲好語三覆勸譬之民反輸寫心腹有所感動老吏嚙指悚服乙丑擢南京戶部主事權稅杭州杭州物力華侈號爲金穴公益以清操自矢月俸之外魚鹽蔬米無私毫毛越中士大夫皆慕而歌誦之已擢本

部郎中滿考詣闕隆慶辛未以望拜湖州府知府下車即移記與吏民約太守爲天子牧養百姓輕徭平賦相與休息不多爲條教以淆其耳目令長以下皆體此意守湖二年政和役簡民無擾焉決獄惟務平反不喜以微巧文中人曰吾爲民父母奈何撓三尺法以罔赤子然至豪舞文吏銖兩之姦又無不立發矣郡海水災民大饑亟謁部使上書蠲其十之二三又漕卒故代他衛輸十餘艘請還其籍軍困以紓往郡

多錢穀若賈人榷會歲致羨金若干為筦庫費
公悉謝罷之湖人頌公至不容口尚書潘公每
為人言吾自兒時至今所見賢太守無如栗公
矣乙亥權山西按察副使備兵懷隆去郡父老
夾車轂泣送不下千人懷隆者在上谷漁陽間
號當路塞東南護陵寢自虜款關少烽燧然治
兵者常重其選非才識練習不使往故以屬公
至則大修築邊公行視故亭障徒取文具雨至
輒壞乃躬立畚鍤間勞苦吏士所築殊險固稱

雄又以其暇秣馬訓兵修屯庀具士毋敢解甲
以嬉軍中有訟不甚裁以文法惟管而遺之曰
塞卒困極矣日負土石操戈寢所入不盈庾斛
慊慊苦饑一傳爰書即三月廩立盡使當虜奈
何以故所居塞整辦過於他道吏士戴之居三
年貢市告成有詔賜白金文幣即拜山西叅政
兩臺交章薦公大臣閱邊還報稱公可大用而
廷中議遂以公開府北邊矣一旦搆小疾即不
起惜哉公為人豐頤重厚舉止雍容美文詞平

嘉慶山館文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恕不苛馭下取寬簡而持已獨嚴所至有廉名
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歸北惟圖書數
卷嘗自稱曰今爲吏試右職率務積橐裝爲子
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
金購之至以賈怨不肖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
爲人指笑何益嗟乎有味哉是言足知公平生
矣公生嘉靖丁酉五月十三日卒萬曆戊寅十
二月廿三日得年四十二歲以萬曆庚辰二月
廿六日葬於城東之原配高氏封宜人子男二

時中娶蔣氏舉人似魯女用中娶姜氏戶部郎
中密女女二一未聘一字清平姚氏子宗虞銘
曰 謂仁周祐以彼貞母克昌厥后謂天可憑
以此吉人而嗇其齡辟如導江坎而蓄之其流
乃長膺膺原隰銘而藏旃維公之室

明故奉政大夫直隸安慶府同知秀津周

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 天子親御大廷策士臨清周公入
對列在高等不佞行釋褐以從已公兩佐大府

政聲流聞私竊慕之越六年萬曆癸酉予起告
中詣闕道清源而北則公已拂衣歸倚舟相勞
苦去又越七年己卯予再以病請告道清源而
南則公已即世矣孤麟謁予舟中噓唏與別已
而奉狀謁請先君無似辱從諸大夫後無祿齋
志以沒孤用痛心疾首號天無所葬有日矣惟
是方尺之石敢徼惠記室其賜之一言以爲九
原光寵豈孤是爲將先君實藉以不朽余悲其
意不忍辭爲擬狀識之云公諱易字尚占其先

湖廣崇陽人遠祖原公爲元翰林學士學士生
庭慶庭慶生文彬舉永樂癸卯省試仕爲鎮平
教諭以戊涿鹿過臨清卜居焉文彬生觀工詞
翰有名公之高祖也曾祖子文舉明經仕印江
令有惠政印江民尸祝之大父東郡爲諸生以
高年賜爵父治爲選貢生有三丈夫子公其長
也公生而岐嶷舉止凝重不類凡兒歲餘不言
一日大人抱讀壁上書即指而啞然笑以是竒
之七歲從里師學日受百餘言十五補郡弟子

員名稱藉盛郡守劉公器重之以公未室也問諸生中有女可字周生者張翁東陵請女焉卽今張宜人學使選諸生高等肄湖南書院公以垂髫與其籍歸而兵憲張公又延置清源書院受筴三年至嘉靖庚子舉山東省試甫勝冠矣當是時大父父皆在堂家貧供養不備諸生從遊日衆時進修脯以佐甘旨又以其間廢居益田產久之反大饒足大父父驩之公有雋才旣工舉子業又間爲古文歌詩皆入高品於書無

不涉獵釋典道藏舉能窺其秘奧有博物稱以故雅自負欲一當世用遊南宮三十年終不試吏其後果成進士選河南府推官故事御史出行部以府推從事諸推府者率用精核疆力能擿伏致行法以爲稱職公獨以仁厚處官有所決讞不事文深刺事郡邑務在弘大體吏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素精法律獄有數十年不決率片言取服而大指在寬貰所平反重辟不下數十郡多礦徒吏捕得百餘人皆論死公曰律

禁盜礦嚴爲之防耳愚民安知竊山海之藏而
吏繩以爲盜論死乎業不能早禁又以微文殺
無知者百餘人是罔之也乃坐其首餘皆釋之
河壩有空地棄或議其租公以爲河者遷徙無
常即今幸爲沃衍安知不復爲河白寢其事士
民感之爲樹石頌德焉或以疑似論殺一家六
人於法無當也公爲雪其寃狀六人得無死治
者嘆之因短公使者所不得上第久之乃擢爲
安慶府同知河南民泣而送之其後以入賀北

上取道覲母夫人返而安慶有兵變大守別駕
皆下吏治或勸公止道中待公不從兼程而入
以身安集反側時議者欲盡寘之法公曰如此
亂成矣自詣中丞臺白狀誅其魁而已初公在
河南嘗以不時謁得過一使者至擢安慶而前
使者方報命乃以故任論罷公士論愈益惜之
公爲人修長岳立廣額豐頤莊重美儀觀天性
孝友有人不可及者甲辰上春官聞大父訃即
號泣奔歸不俟試竣選貢公沒而公遊太學夜

常夢見之忽二日不夢則呼僕語曰吾忘親耶
至忌日若歲時薦享未嘗不於邑悲哀也諸父
同居四十年事之如父內外無間言二弟書禮
爲諸生從公受業友愛絕甚一味之珍必與共
啖以是終身爲人輕財好施年饑竭粟貸貧人
而焚其券御內外姻族無論踈戚皆有恩意即
有婚喪各以多少助之逮里人亦然而自奉甚
儉尤忌殺生性又好客喜談文藝即仕法官不
廢觴咏所過山水名勝皆有屐迹焉及掛冠歸

而四方知名士遊清源者又皆慕公來謁以詩
相唱和著述日富然不肯自矜耀所梓第有洛
下皖陽二集可少概見也公生正德丁丑九月
二十九日卒萬曆戊寅七月二十二日享年六
十二歲配張氏應封宜人子二長即應麟莊雅
有文克家子也娶王氏次應龍先逝娶董氏女
二一適太學生楊應連一適府諸生曹充閭孫
女一字鄭協衷於萬曆己卯十月十二日葬於
西郊祖兆銘曰夫史也刻削以爲能赫赫厥聲

陟爲貴卿又恐造物者忌之嗇之冥冥刻吏安可爲也念爲仁吏守法廉平不肅而寧乃不中程無有能名仁吏安可爲也周公爲郡司法民死者生反側者平而志不成吏竟當何爲也

明故鄉貢進士少虛先生趙公墓誌銘

吾邑在齊魯之交山川回伏豪雋雲烝無論以名德著即博碩上文之士亦不爲少矣而其俗朴陋又善自閉故多湮滅無稱爲可惜也往時有司訓省菴蘇公太學定齋張公此兩人皆洽

聞強識善說古今然皆無所著述逸或不傳吾舅劉終韶氏吾兄無擇氏皆垂髫作賦倚馬千言然皆天闕以死其不聞於世固無足怪今海內所稱說惟外祖中丞劉公繼公之後則少虛先生最著而以孝廉老世尠知之士之威名難矣哉先生姓趙氏諱邦彥字元哲其先順天文安人也徙家東阿五世而及先生先生狀貌不大修長而甚髯豐頤望之矜莊及接士對客東爲燕笑多所傾倒其氣槩豁如也少而受博士

經工爲制義然獨好古文辭及詩上下千古欲力追其軌度卽又豪宕自負不能修小文卑格與俗士偶嘉靖癸卯舉東省高第偕計詣公車報罷輒以其餘金盡購長安市肆書僦一小車身臥其中載之以歸於虎窟山下鬻茅爲廬雜藝花樹閉戶下帷盡取經史百家之言日夜伏讀覃思著述求當於古而家故蕭然貧也平生勸駕金幣十九索之於書子女日衆衣食不給甚至啼饑號寒而先生終不顧其居去城三里

許經歲不入卽入見邑大夫終未嘗請問有言也交遊親戚或生平慕之後見其業不就又落落難合多棄志不顧而先生亦不肯媮媮其間以故老而益困平生好食酒無所得錢時遣蒼頭負斗粟酤酒召山僧田父相對大飲耳熱眼白仰天嗚嗚歌而相樂也里中小兒皆相與竊笑之而莫能知其所以至萬曆甲戌凡十上春官竟不得錄於是先生年六十餘矣所善或說之曰嗟先生強學有年矣然而半畝之官不蔽

風雨一丘之田不供朝夕亦太甚矣先生之固窮也藉令一謂主爵高可得二千石下亦不失百里孰與抱只尺之簡而自令窮餓爲先生笑而不答蚤歲與先君講藝相得甚驩然其爲歌詩各有流別不能相下其後吾二仲長又以文字唱和爲忘年交晚乃得余余雖不測先生之涯涘然能力尊嚮之蓋先生於吾家父子每自謂平生知己云乙亥九月先生病卧不起呼札作書寄予曰僕今者長已矣所望於故人者方

尺之石可記姓名平生有文數十卷誠令世人見之死無所恨太史豈有意乎輟筆而瞑諸子奉其遺書及博士東石張公狀走使京師求銘余居嘗慕先生爲當世才人恨其次壞今亡矣而又以遺札托我忍弗銘先生哉先生所爲文賦二百餘篇貫穿數百載自爲機軸不名一家詩凡三千餘首雄渾壯麗出沈宋蘇陳之體識者服之臨清謝茂秦與先生爲友詩法盛唐然先生風骨迥壯高者謝不及也而濟南李于鱗

公視先生又壯故能爲世宗盟然先生第不著
耳先生初娶張氏即博士姊先四十年卒繼室
師氏先生多內凡有八男七女去非去顓師夫
人出去蒙去疾劉氏姬出去矜去泰尹氏姬出
去愆去尤董氏姬出先生旣沒諸子貧無立錐
至以傭賃自給而邑人無周之者即先生遺草
亦無能問而索焉黎陽朱君爲令雅慕文聲予
乃出以請之刻其詩四帙文賦尚未及也于生
曰甚哉才之難也千里而一士古人謂爲比肩

百世而語豪傑若旦暮遇耳然其人率多悒鬱
阨窮不得自遂趙先生以彼其才袒褐而終其
身天道何如哉司馬氏有言古者富貴而名磨
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嗟乎此可
爲知者道耳假令其人與富貴者並世而立市
人所俯仰又可知也文籍滿腹不如一錢豈不
悲哉銘曰 嗟乎士也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
而豐乎彼隆隆者侯與卿千秋萬歲高臺平牧
豎行歌狐兔營先生之文日與星川澤鍾美岳

炳靈生不得一飽死有萬古名噫嘻乎悲哉先生也

明故翰林院檢討王菴梁公墓誌銘

梁氏其先關中人也唐末諱惟忠者爲天平節度判官因止東平家焉至宋仕宦愈盛顯固父子相繼狀元及第適爲宰相著功德其他咸至大官矣國朝有諱安者爲廣平知府知府生觀以監察御史出爲陝西按察副使副使生毅以正德辛未進士爲吏部考功主事仕至德王長

史元配孔氏衍聖公弘緒女也長史有九丈夫子孔出者六焉而公爲仲公自兒時天資穎慧銳志文史其爲舉子業皆取裁古文選詞華高儁諸爲舉子業者咸遜弗若也舉嘉靖丁酉省試第辛丑進士選爲庶吉士名益大起尋授翰林院檢討公貌故偉麗白皙重頤眉目如刻畫嘗奉使魯藩宗室吏民聚觀如堵相顧嘖嘖九廟告成覃恩近臣長史公進階奉政大夫母孔封太宜人明年同修大明會典又召入禁中

教習小內使書庚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取士唐
公汝楫 上擢爲第一其時公爲檢討且九年
九年者法擢二等寔貴顯矣而言者以他事中
公有詔補外公廼仰天嘆曰已乎十年名第不
遂當漁獵澤中長與世絕安能折腰束帶俯仰
長吏前使制其文墨乎則爲書謝 上曰臣有
母老矣今臣不幸註口語不願補吏願以故官
休矣 上憐而許之公天性最孝自其爲諸生
時居長史之喪哀毀踰禮至是奉太宜人家居

供養甚設侍疾衣不解帶爲里人所稱梁氏故
以閹弟豪郡中群從子弟皆任俠文雅車服雍
容甚都公建家廟一宇四時蒸嘗申以約束子
弟皆遵其教又買田一區爲宗戚墓地人又以
此多公公旣阨于仕進邑邑無聊廼遂杜門不
出多買千金佳麗鳴琴鼓竿飲醇歌樂爲驩酒
後耳熱嘯曰嗟乎人生如隙駒貴行樂耳彼驅
馳長安陌上即丹朱其轂何爲嗟嗟其志悲矣
公旣洽覽群籍雅思自見於世上下今古多所

考著故善岐黃言註上古醫經風角等書又嘗
爲東平郡志及諸詩文甚富皆藏於家爲人廓
達不拘豪宕有氣與人一見出肺腑不爲藩岸
其天性局度如是以善攝生故年五六十顏如
童子見者謂即百歲不啻也乃一夕奄忽而逝
惜哉配鄭氏河東運使公信女勅封孺人孺人
無出然賢而有度姬侍克幃無少幾微公亦甚
敬禮之諸姬子四長起家張出騰驥衛指揮娶
劉氏大司馬源清女次起宗劉出太學生娶唐

氏知州方女次起復范出娶侯氏叅議寧女次
起輅王出未聘公生正德己巳六月四日卒萬
曆癸酉十二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五歲起家
等將以是年十一月二十日塋公北山之原與
孺人合奉郡丞唐公狀走都下謁行爲誌公故
同時吉士多致穹顯凡至四相六卿他無不金
紫者以公之才藉令終其所就承會歛起其名
位何所不致而竟以一官老也茲其故予莫之
究詰矣吁哉銘曰 吁嗟梁公世華簪兮噫嚶

回鳳翥蔚詞林兮噫達而不究何陸沉兮噫東
川無返西日淪兮噫豪華終謝成莽榛兮噫

穀城山館文集卷十七

